

老闆與門衛

昨晚老於一個人呆在冰冷透風的廢倉裡過了一夜，閒來沒事跟人家老馬打賭呢，為了猜一隻該死的黃狗是什麼品種，老於輸了，在廢倉裡凍上一夜，差點把命搭上了。

次日早晨，寒風凜烈，離過年就一個月的時間了。老於呆在保安室裡度著步子，用嘴呵著手，凍的像個抖索的落水雞。好像昨天呆在廢倉裡所受的寒氣如今並未化解似的，不斷來回踱步以增暖意。

“嘟嘟嘟……”讓清靜的早晨宣染上幾絲躁音。老於往外一看，媽呀！那是老闆。他拖著瘦猴般的身軀趕忙給老闆開了大門，老闆的肥臉上有著絲許的不快，老於一見事情不妙，連忙哈腰鞠躬，敬禮，老闆才把臉擠的屁股開裂般的笑了。

老闆下車後，老於接過他手中的東西，老闆交待說把這些東西煮了。老於一看，好東西吶，排骨、牛肉、火腿沉沉的好幾袋。老於想：老闆早餐就吃的這麼豐盛，難怪肥的像頭豬。

老於將東西拿到廚房裡叫廚師清洗後，就徑直拿到保安房煮。廚師本想撈幾塊牛肉下早飯的，被老於嚴詞惡語吼了過去，惹的廚師在背後卒了一口痰：什麼東西嘛，不就一隻會拍馬屁的狗嘛。

老于心中高興，腳步也變的輕快。唇邊的鬍鬚雖被凍的僵硬，嘴角卻忍不住笑開了。老于雖說不是炒菜高手，但曾開過一小破飯館，對付這幾個小菜是綽綽有餘。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排骨煲好湯，一碟西芹炒牛肉、一碟蜜汁火龍搞定。

老於興沖沖的將煮好的東西端上樓去給老闆，進門前特意拉了拉衣領，精神抖擻的樣子。老板正坐在電腦前查看資料，那只黃狗臥坐在他腳下，見老於進來，兩眼射出一絲精光。老成有點吶悶：這狗日的向我拋媚眼來著。

老闆斜眼瞄了一下老於送上來的東西說：“不錯啊，老於你的手藝還真是夠絕的。”老於呵呵傻笑了兩聲，忙說：“老闆過獎了，您日理萬機，這麼辛苦，是要補一補，您的健康就是我們的財富啊。”老闆滿意的點點頭，指了指菜肴：“不過這要看我的寶貝喜不喜歡了。”說完拍了拍大黃的狗頭。大黃拖著有點腫的身體向老於吼了兩聲。老於頓時傻眼了，呆在原地，腦子有點糊了。老闆哈哈笑道：“我這寶貝啊，有了身孕了，所以要吃好的，你們保安比較閑，以後照顧它的責任就由你們來做了，記得每天早上去菜市場買點排骨煲湯，要新鮮的，今天下午給大黃洗澡。”

老於呆了片刻，立馬露出諂媚的笑著對老闆說：“老闆放心，我定像孝順老娘一樣照顧大黃。”心裡卻痛罵著：狗東西，看我以後怎麼收拾你。老闆揮揮手，示意老於下去。老于又點頭哈腰的跟老闆說了一聲：“我先下樓去，您有事喊一聲。”

到了保安室，廚師胖劉走了進來說：“老

闆吃的還滿意吧。”怪老於搶了他的活兒呢。老於心裡不痛快，又不敢說是讓大黃吃了，只能低頭胡亂呢喃幾句應付，胖劉見他不說話，以為是他是得意忘形，哼了一聲走了出去。

到了下午，老闆通知老于和上夜班的老徐過來一起給他的大黃洗澡，老徐用大桶打了半桶溫水，老闆說大黃不能著涼，老於點頭稱是。與老徐拿著像貴婦一樣的大黃到了保安室門口，老於拿著毛巾往大黃身上澆了澆水，大黃頓時不樂意了，“汪汪……”直叫。老闆從窗戶探出頭來吼道：“你們輕點，傷了大黃，你們賠不起。”

老於彎著老腰直點頭，更輕柔的給大黃擦著狗身，老徐有點不樂意，但又無可奈何，他一個快60歲的人，有一份工作就不錯了，其他的根本不敢多言，哪像老於，都快成屁精了。

這時下班鈴聲響了，工人從車間出來，到保安室打卡，見到老於兩人用水擦洗著大黃，就開玩笑說：“哟，老於，這狗洗乾淨了是烤著吃還是燉著吃啊。”老於擦了一把額頭上被大黃測上去的水，轉頭看說話的人，惡狠狠的說：“再亂說，我打碎你的牙，打卡就快滾。”那人見老於生氣，暗罵一聲：狗仗人勢的東西。也不知道是罵老於還是罵大黃。

好不容易跟老徐將大黃伺候乾淨，老於屁顛屁顛的跑上樓去跟老闆彙報。老板正跟國外的客戶通電話，語氣低沉近乎哀求，見老于進來，滿臉怒氣隨手從桌上捉起一個東西就往門口扔，老於嚇的趕緊將身子退出門口，知道老闆心情不好，不敢再去打擾，下樓去了。下樓時，老於拖著剛剛蹲的有點麻木的腿，感覺這步伐猶如人生，一步一步的下滑了，老於有點悲傷。

往後的日子，老於一大清早就神采奕奕的騎著一輛破舊老鳳凰單車到菜市場，挑選最新鮮的排骨，再買些大黃愛吃的火腿腸、罐頭等，然後拿著雞毛當令箭指揮廚師胖劉清洗乾淨，再端回保安室去精心烹飪。老於最有成就的就是老闆能讓他獨立在保安室配一個電磁爐和一個電鍋，老于覺的老闆是看重他，有時想想，走路都帶飄。

這天，老於喘著三菜一湯給大黃送去，大黃懶懶的躺在狗窩裡，瞧見老於送飯過來，眼神帶著傲慢，走出狗窩，看著三菜一湯，沒什麼勁頭的嗅了嗅，然後趴著不動。老於看著前面那碗還在冒著熱氣的排骨湯，不禁咽了咽了口水，慢慢挪動著腦袋，向四周望瞭望，見四下無人，顧不得燙手，撈起一塊排骨就往嘴裡塞，燙的他亂叫，沒細嚼就往下嚥，頓時感覺喉嚨像火燒一樣難受，眼淚直流。大黃見老於吃了它的狗食，朝著老於一陣尖銳的吠叫著，嚇得老於倉皇而逃。

臘月二十五這天，廠裡出了放假通知，老於做為廠裡核心人物，當然不能回家過年，他要堅守崗位替老闆守護著全廠的財產。老闆拍拍老於的肩，語重心長的說：“老於啊，你是

廠裡的老員工了，這些年多虧了你，今年又要辛苦你了。”說完遞過兩包中華煙給老于，老於有點受寵若驚的雙手接過老闆遞過來的煙，激動的連舌頭都有點打結：“老——板，放——心，誓死保衛廠裡安全。”老闆淡淡一笑，開著車放心的走了。

下午，倉庫老馬也打好行李準備回家過年，到了保安室跟老於說：“于哥，我回去了，記得幫我宿舍的八哥餵食一下。”老馬愛喝酒，愛養鳥，前幾年喝多把老婆打跑了。以往過年老馬都不回家，今年在老家的大哥打電話說，給他介紹一個寡婦，比老馬大了三歲。老馬樂的不行，今年回去，要抱個金磚了。老於沒回頭，手指在桌上輕輕敲了敲。老馬一看，懂了，掏出一包煙。老於眼神不屑的看了看，稍想了片刻後，就伸手接過，對老馬說：“行吧，鳥食你備了沒有。”老馬連忙點頭說：“備了，備了，于哥，你只要每天定時幫我餵食一兩次就可以了。”老於不耐煩的揮手：“行了，我知道了。”

大年三十，老於起床，覺的有點頭暈腦脹，今天上完白班，他就要轉夜班了，老於慣例起床後去狗窩看看大黃，大黃的肚子已經大如球。老闆走時交待他，大黃估計快生了，讓他跟老徐好生照顧著。老於啃完兩個乾巴巴的饅頭，就騎著老鳳凰去菜市場。昨天跟老徐商量過，今天把大黃的菜扣一半他倆吃，大年三十，他倆總不能吃的比狗還差，倆人再合夥拿點錢，買瓶酒，今天過個好年。老於想著想著，不顧頭暈的到了菜市場，臨近過年，菜市場比平時冷清很多，但菜價卻比往常要貴上小半。

老于看看手中的錢，這是放假前他去財務部預支給大黃買菜的錢，還剩下給大黃的三菜是夠的，但今天他要扣下一半，得好好想想。深思後，老於打算給大黃買點饅頭，他跟老徐買幾個菜，到時把菜湯給大黃拌著米飯，再把饅頭用油炸一下給大黃吃。

老於提著一大袋菜食走出菜市場，穿過一條馬路準備去騎他的老鳳凰，走著走著一個踉蹌，感覺頭越來越暈，他趕緊扶著身旁的牆面，只覺眼冒金星，呼吸困難，他就著牆緩緩往下蹲，然後癱坐在地上。一位挎著購物袋的大姐走過來，問他怎麼了，老於臉色蒼白的搖搖頭，說沒事。坐了好久，老於才緩過氣，晃晃腦袋，不那麼暈了，老於心裡暗歎一句：老了！

回到廠裡，老于讓老徐去佈置這些菜，他要躺一會，老徐以為他在偷懶，有點不情不願的去準備午飯。中午老徐炒好菜，用菜湯拌好米飯，再炸好兩個饅頭，端給大黃。大黃拖著沉重的身軀走出狗窩，嗅著米飯，嗚嗚的嫌棄兩聲，沖著老徐一陣亂吼。老徐不覺怒從心起，伸出腳狠狠踢了大黃兩腳，邊踢邊罵：“狗日的，給你吃的還嫌棄，憑什麼吃的比我好。”說完不解氣，又踢了幾腳，大黃倒是倦了，舔著被踢疼的腳，只敢小聲嗚咽，老徐見大黃

老實了，才憤憤的離開。

老徐把老於叫醒，將菜擺上桌，大黃的伙食扣下來，老於買了四個菜。一條鱈魚，雖然刺多，但便宜；一盤老於饑了許久的蒜蒸排骨；一個紅燒肉加一個炒菜心。老徐拿出一瓶廉價的二窩頭，美滋滋的連喝幾口，笑著對老於說：“今天咱們算是占了那狗日的福了，來，吃。”老於顯的有點精神不振，輕輕跟老徐碰了碰杯後輕抵一口酒，然後夾起排骨進嘴，卻手一抖，排骨掉落在地，把老徐心疼的不行，撿起地上的排骨吹了吹放入自己碗中，嘴裡還罵道：“老於，你不想吃，別給老子浪費了。”但扭頭一看，見老於已經倒在地上。

老於死了，死在飯桌上，當員警過來時，老徐臉色蒼白的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員警將老徐帶回警局問了一個晚上的話，桌上依然擺著三菜一湯，一瓶二窩頭，菜因天冷已經凍成塊，菜色如新。

老闆過來處理老於的事，到警察局領老於死因報告，紙上寫著：猝死。老闆罵罵咧咧，說撒氣。聽說大黃生了，趕緊去看大黃，大黃給他生了四條小狗仔，老闆哭的整個臉都堆起來，眼睛陷進肉堆中，直說：汪！汪！汪！

年假結束了，老馬帶著他的新媳婦回來。到了宿舍，發現他的八哥死了。老於沒了後，八哥在鳥籠被活活餓死了，老馬對著鳥籠悲傷了好幾天，手裡握著老於之前送他的水杯，卻低著頭狠狠吸了幾口煙。

新年後開工第一天，老闆放了很大的一串鞭炮，還拜了財神，第一次大方的給全廠人員發了一百元紅包。站在臨時搭起的高臺上，老闆神情激昂的暢談未來，動作大的將高臺都振的吱吱作響。站在第二排的老馬看著老闆唾沫橫飛，些許水星還落在前面胖劉頭頂上，就著晨曦的陽光，反射出點點星光。老馬一陣迷茫，想起老於那瘦弱乾巴的身影，仿佛又見到他在廠區四周踱著步子，鬍子上翹。老馬扯了扯嘴角，始終牽不出一絲笑。

老馬辭職了，他要帶著他的新媳婦回老家工地上幹活，比起外面的城市，他想要心跟鄉貼近。老馬去辭職時，老闆只對他說了一句話：離開這裡，拿不到比我這裡更高的工資了。老馬嗤之以鼻，無言的走出老闆辦公室。

廠裡很多人來送老馬，老徐拍拍老馬肩膀，什麼話都沒說，頭髮卻比年前更白了。胖劉遞給老馬一袋饅頭，說親手做的，帶著路上吃。老馬扛著五色袋，媳婦提著桶，他拉著媳婦的手，頭也不回的走了。

一年一春，一春一花開。老馬一邊跟胖劉通著電話，一邊接過媳婦遞過來的水，笑著對電話裡的胖劉說：哥們，到我這裡來，絕對不虧你。電話那頭的廚師胖劉一陣感激後掛了電話。

老馬收了電話，抬頭向媳婦笑的一臉燦爛，風輕輕吹過，歲月如春啊！

一根筋

老管應聘到宏達裝修公司上班的第二天，給公司拉回一車石膏板，共一千二百五十張，總價三萬元。公司副經理老王帶領幾名工人幫忙卸貨。老王貼著老管的耳朵問：“這一車貨抽了多少筋？”老管迷惑地說：“什麼抽了多少筋？”老王伸出兩根指頭說：“回扣啊，最低這麼多！”老管驚奇得咧開嘴：“兩千塊！還有這樣的好事啊？”

老管第二次拉貨，長了記性，問店主：“老闆，這車貨能給我提多少回扣？”店主說：“這事由你自己做主。”老管就認為老王沒有騙他，說：“這樣吧，上次的就免了，這次兩千塊吧。”

當老管接過店主開的三萬二千元發票時，瞅了半天，問：“老闆，才幾天工夫，貨就漲價了嗎？”店主說：“沒有啊！三萬加你這兩千正好三萬二。”老管說：“你這不是把我公司的錢又拿來給我嗎？”店主說：“對啊！你們公司以往來人拉貨都是這樣。再說了，批發市場無定價，材料的批次、品牌、等級不同，價格也不一樣啊！你一分錢回扣不要，也沒人相信。”

老管想起自己試用期滿時，老總在全體員工會上說的話：“老管當公司財務主管我百分之百放心，公司大門內花錢的事他做主。”他又想到，老總說出這樣的話，不正是因為老王那樣的人太多了，太不能叫人放心嗎？他把發票遞給店主說：“老闆，這回扣我不要了。”店主笑著說：“你把公司當自己家的呀！真是一根筋。”

後來老管給公司買空調，老闆問：“要回扣嗎？”老管搖搖頭。老管給公司買傳真機、印表機、電腦等辦公用品，老闆問：“要回扣嗎？”老管搖搖頭。公司裡大到買車，小到買水龍頭，都是老管親自去買。有人要代勞，老管搖搖頭。有人說老管肯定撈了不少，也有人說，憑他那“一根筋”的死腦筋，撈個屁！公司老總卻越來越信任老管了。

一次，老管看到報導彩鋼泡沫房發生火災燒死人的消息，把這則消息拿給老總看。他請求老總把公司三十多間房的泡沫彩鋼更換成彩鋼石棉的。老總瞄了一眼報紙，不屑一顧：“你別杞人憂天了！我們住了十幾年，不一直平安無事嗎？你這一換，我幾十萬元就沒了。”老管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啊！萬一著了火，可是一百多條性命啊！燒死一個人就得賠幾十萬元，不僅公司得關閉，你也免不了牢獄之災。”老總氣得要換人，說：“沒見過這麼死腦筋的人，真是‘一根筋’。”但最後他還是妥協了，折中先把十間職工宿舍的泡沫彩鋼換掉了。儘管這之後老總好多天都不搭理老管，但是老管總算了卻了一半心願。

時令進入冬季。換完彩鋼石棉後不到一個月，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氣溫驟降至零度以下。職工亂接電線，安插座取暖器、電爐子、電熱毯，用電量大大超過用電負荷。半夜時分，倉庫後面砰的一聲響，整個公司斷了電。緊接著倉庫著火了。人們急忙來救火，可哪裡救得了！風助火勢，一片火光向兩邊蔓延，劈劈啪啪響聲不斷，彩鋼鐵皮被火力掀起老高又落下。眾人只能把倉庫的貨物和隔壁辦公室的用品盡力往外拖。一個多小時後，火燒到職工宿舍處自動熄滅了，所幸沒有人員傷亡。老總激動地拉住老管的雙手說：“前些天我還罵你是個死腦筋，沒想到你救了全公司人的命啊！感謝你！”

年終公司職工大會上，老總把一個包著五千元紅包的遞給老管。老管說什麼也不接。老管說：“我給你幹活，你給我工資，幹嗎要紅包？”老總說：“你平時處處事為公司著想，我若是看不到，那我是瞎子！當初我看上的就是你的‘一根筋’！我真心感謝你，今天這紅包就是獎給你的‘一根筋’的。”

紮堆的包子

阿哲初中畢業後去了一所技術學校，學習麵點專業。可惜阿哲不喜歡這個專業，上麵點理論課一點也不用心，根本記不住啥，更別提實際操作了，把麵點老師愁得不行。

這天，麵點老師在課上說：“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一些麵點製作失敗案例，大家找出失敗原因，都是我講過的，答不出來的同學要受懲罰啊！”

學生們一下就緊張起來，麵點老師開始在大螢幕上播放各種麵點製作失敗的圖片，陸續有人被叫起來回答問題。

這時，教室外面傳來嘈雜聲，阿哲一向愛看熱鬧，趕緊探出頭去。麵點老師一眼瞟到了他，斥責道：“不准開小差，不就是對面超市搞個活動嘛，有啥好看的？趕緊聽課！”

阿哲悻悻地回過頭來，麵點老師把他叫了起來，打開一張圖片，問道：“你看這屨包子，有什麼問題？”

搶紅包

大偉喜歡喝酒，偏偏一喝就醉，喝醉就誤事。

這天是週五，大偉的老婆小琴要值夜班。大偉陪女兒做完作業，又按老師發佈在班級微信群裡的要求檢查了一遍。他心想：女兒明天不用上學，小琴又不在家，機會難得。於是，大偉便放心地邊喝酒邊玩手機。但幾兩酒下肚，他的頭就有點暈，然後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小琴下了夜班，回來推醒了大偉，生氣地數落道：“你怎麼睡在沙發上？是不是又喝酒了？手機也關機了！”大偉當然不敢承認，小琴冷笑道：“哼，還敢狡辯？打開班級群，看看你喝醉後都幹了啥！”

大偉拿起身邊的手機，發現手機因為沒電，早已自動關機。他把手機充上電打開，發現班級群居然有一大堆未讀資訊。原來，昨晚，班主任在班級群發消息，說要交資料費，讓家長直接發紅包到群裡，一些家長看到消息後就發了紅包，不料，這些紅包被喝醉的大偉幾乎搶完了。這下，那些家

破戒

老郭早就戒了酒，最近也不知咋回事，他居然又喝上了！

這讓老伴很惱火，她死死纏住老郭，非要無理兒絮叨清楚不可。老郭吃不住，支吾一陣子說：“也是，你那樣節省，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我……我重新戒，我跟你比著節省。”老伴聽罷很快消了氣，一咬牙說：“算話！要是你戒不了，別怪我也亂花錢！”

君子協議一立，效果還真不錯，一連三天過去了，老郭果然是滴酒不沾。可誰想好景不長，到第四天頭上，老郭就破戒了，他竟當著老伴的面，一連灌下三大杯。老伴這個火啊，她說都懶得說他，當即跑到商場，買了一身好的衣服，還有一箱牛奶，回頭對老郭吼道：“你以為我不會享受啊，看清楚了，名牌！”老郭怔一下，忙尷尬道：“好好，我改還不行嗎？”

話是這樣說，但老郭堅持了二十天，就再一次控制不住

了；只見他一吃飯，便抄起一瓶酒，一仰脖兒就是一通猛喝。老伴先是一怔，接著罵一句“狗改不了吃屎”，便迅速跑下樓，不僅買回一大堆好吃好喝的，還破天荒買回一部價格不菲的手機。

事後，老伴還覺得不解恨，逢人就說老郭不像話。這天，她碰見老郭的棋友老李，便又說道開了。老李聽後直搖頭：“妹子，不可能！老郭早戒了，我們聚會時，他壓根就沒碰過酒啊。”我想，老郭這次‘破戒’，很可能是想著法子逼你享受生活呢！他以前就老說，你跟著他苦了大半輩子，現在還一個勁兒節省，咋說也不會改，沒錯吧？”

老伴半信半疑：真的嗎？好像是有點道理，就說這一回吧，老郭早不破戒晚不破戒，剛好是我那箱牛奶喝完了，他才破的戒……回家後，老伴偷偷拿出老郭的酒一嘗，呀，這哪是什麼酒，分明是白開水嘛！明白了這些，老伴心裡一熱乎，忙系上圍裙，只想做一頓最好的飯給老郭吃。

長不幹了，紛紛要大偉退還紅包。可那時他早睡著了，小琴看到後，就趕緊給大偉打電話，一直打到大偉的手機沒電，自動關了機，小琴只好在群裡賠罪道歉，下了夜班，就趕緊跑回家來。

小琴讓大偉打電話，跟女兒的班主任解釋一下，並把錢轉帳過去。大偉打通電話，說明事由，班主任卻長舒口氣說：“太好了，你還要謝謝你呢。”大偉蒙了，只聽班主任繼續說：“昨晚，我的微信被黑了，有人冒充我在班級群裡收費。沒想到，你的手速太快，居然比騙子還快！”

了；只見他一吃飯，便抄起一瓶酒，一仰脖兒就是一通猛喝。老伴先是一怔，接著罵一句“狗改不了吃屎”，便迅速跑下樓，不僅買回一大堆好吃好喝的，還破天荒買回一部價格不菲的手機。

事後，老伴還覺得不解恨，逢人就說老郭不像話。這天，她碰見老郭的棋友老李，便又說道開了。老李聽後直搖頭：“妹子，不可能！老郭早戒了，我們聚會時，他壓根就沒碰過酒啊。”我想，老郭這次‘破戒’，很可能是想著法子逼你享受生活呢！他以前就老說，你跟著他苦了大半輩子，現在還一個勁兒節省，咋說也不會改，沒錯吧？”

老伴半信半疑：真的嗎？好像是有點道理，就說這一回吧，老郭早不破戒晚不破戒，剛好是我那箱牛奶喝完了，他才破的戒……回家後，老伴偷偷拿出老郭的酒一嘗，呀，這哪是什麼酒，分明是白開水嘛！明白了這些，老伴心裡一熱乎，忙系上圍裙，只想做一頓最好的飯給老郭吃。

